



落日

◎孙镜福

我在拉萨过林卡

◎陈健全

我从湿热的江左,来到雪域圣地的拉萨。苍茫的大山,敞开无限宽广的胸膛;奔流的拉萨河,伸出顾长壮硕的胳膊;拂堤的翠柳摇曳身姿,好像好客的主人挽手相邀。

出城,沿着拉萨河谷一路逶迤,去堆龙德庆的郊野逛林卡。

路上,听友人介绍:林卡,在藏语中是园林或树林的意思。高原的长冬过后,短暂的夏天来临,阳光明媚,风和日暖,对生活在高原的藏族人民而言,这是一年中最为宝贵的季节。珍惜大自然的恩赐,人们纷纷出门到浓荫密布的林卡游乐。以前,人们把过林卡称为“郊宴”,外地人喜欢称作“林卡节”。所谓“林卡节”,是藏族在藏历五月十五日举办的敬神和娱乐的传统节日,藏语称为“赞林吉桑”,意为世界快乐日。不过,如今这节日不止一天,要达一月之久。我猜想,“过林卡”相当于内地的“踏青”吧。

山重水复的河谷地带,一排挺拔的钻天杨下停车。“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”汹涌的草坎、树林简直比天边还要辽阔,映着村舍、雪山以及高原的云,俨然世外桃源的景色美得令人心悸、令人陶醉。绿野的空气也纯净得奢侈,似乎氧气量更足,即便兴奋得步履加快,我也丝毫没有高原反应。

婆娑的古树下,绿茵茵的草地上,人们三五成群,搭上一顶帐篷,或围上几块布,一边喝着啤酒、青稞酒、酥油茶,一边弹着六弦琴,载歌曼舞,欢天喜地。有的甩骰子、打扑克、下棋,也是乒乒乓乓、其乐融融。

进入茂密的树林,除了松柏榆杏外,惊喜的是,又相逢前天相识的公主柳。只见一棵棵遒劲的树干左向盘旋,力如拉丝,势如蟠龙,有种难以言说的超凡之气。这次来拉

萨才知道,西藏原无柳树,公元七世纪,文成公主进藏后,将灞桥离别时皇后所赠柳枝亲手栽种在大昭寺门前。自此,柳树便扎根高原不断繁衍。于是,这些柳树被尊称为“公主柳”“左旋柳”。柳荫下,不由打听其树龄,把酒话桑麻的老人们只是摇头笑道:“阿莫罗,很久,很久了……”的确,古树的生命力多么顽强,有的树丫纵然被雷电劈开了,但根部仍如磐石,深深抓牢大地,别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野性之美。

穿过散发着浓郁的树脂和果子香气的树林,心里泛起甜丝丝的快感。天空有鹰隼与乌鸦掠过。头顶上传来布谷鸟的鸣叫,久违的“布谷、布谷”,让人恍如入梦,梦回儿时的麦收时节。一群鸟雀不时落到离帐篷很近的地方,啄食到了什么,又扑扑飞起,直把我的头发掀起。圆滚滚、毛茸茸的土拨鼠就在草坎上窜来窜去,有时站在洞口探出脑袋,睁大眼睛滴溜溜地打量你,呆萌的样子惹人发笑。不用说,所有的生灵都是这片树林的主人。置身这片神奇的树林,“人心中难道能留得住敌对感情、复仇心理或者嗜杀同类的欲望吗?人心中的恶念应该在与作为美与善象征的大自然接触时消失”。

林下的山花野草正盛。识得的格桑花、天竺葵、大花耧斗菜、万寿菊、高山杜鹃等,姹紫嫣红;更多不识的花儿,也是簇锦团花逸韵追,丰神异卉蝶蜂舞。青青河畔草,同样陷入夏天的感情陷阱,就连那摇落露珠的狗尾巴草,也成了原野上一种蓬勃的力量。

当然,最美的花,莫过于大名鼎鼎的格桑花。“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,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”,不是有首歌这么传唱吗?一丛丛的格桑花唱着古老的民谣,在风里炫着多彩的身姿,橘黄、玫红、粉白、

深紫等不一而足,仿佛争相要用柔情的画笔,用漫山遍野的花海当调色盘,绘出绝美的夏日风情画。

徜徉花前,陪同的藏族朋友罗君一边拍花,一边娓娓道来:藏族人喜欢称她——“格桑梅朵”,格桑是幸福的意思,梅朵的本义是鲜花,汉语叫翠菊,代表吉祥如意。其实,格桑花不是一种特定的花,翠菊、紫菀、雪莲、金露梅、波斯菊、高山杜鹃、狼毒花,乃至不识的花,都是格桑花,开在高原上的幸福花。论来历,格桑梅朵来自内地,老一辈人称之为“张大人花”,据说是清代的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带进西藏的,他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,西藏人民感激张大人的恩德,于是,就把这种他带进西藏来的波斯菊敬称为“张大人花”。想来,这与藏族人民称柳树为“公主柳”一样,都饱含了一份情感在其中。

潺潺的溪水边,斑斓的藏式房子,在树丛中闪着诱惑的光。“烹羊宰牛且为乐,会须一饮三百杯。”长长的案几上,已排开一溜牛羊、酸奶、瓜果、甜茶,以及用清冽溪水冰过的一瓶瓶“3650拉萨啤酒”……开席的三件套——酸奶、人参果、甜茶垫了饥,主人起先敬酒,三口一杯,接着直呼“将过酒,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,请君为我倾耳听”——“闪亮的酒杯高举起来,这酒中装满了情和义。祝愿朋友吉祥如意,祝愿大家一帆风顺。欢聚的时刻虽然短暂,友谊的花朵却开在心里,美好的回忆永留我们心中……”快乐的祝酒歌轮番唱起来,奔放的锅庄舞起来,满满的酒杯端在你面前,心若翩舞的你,能不干了这一杯?

晚风越过林梢,忘情的歌声飘向草地、飘向雪山、飘向一朵朵棉花似的云端。一个个红扑扑的脸上,花儿般绽开,灿烂得就像一朵朵幸福的格桑花。

走马天下

又是一年开学季

◎缪建红

临近开学,我不由想起在市科技人员进修学院(以下简称“进修学院”)的求学、办学经历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以培训计算机与外语证书为办学特色的进修学院,成为许多人职业晋升和重新择业的人生“充电站”。周末或夜晚,到通城环城南路“科技大楼”学习外语和计算机的人熙熙攘攘、车水马龙,就连大楼前道路边停放自行车的空地也一缝难求,下课后霎时形成的交通高峰与附近文化宫电影院散场人流交织叠加……我也曾是这拥堵人流中一名“进修青年”。

光阴轮流转,缘分天注定。21世纪初,进修学院搬迁至青年路姚港路口的科学会堂(现科技馆),我调入原市科委(科技局)工作,负责科普以及计算机、外语“双考”的工作,经常巡查包括进修学院在内的全省考点。我了解到,随着时代变迁,社会面的“双考”几近饱和,进修学院的相关业务也渐呈明显“萎缩”之势。

巧合的是,2004年初,组织上将我调入市科协工作,其后在科协的15个年头,进修学院的工作也基本上由我一直联系分管。进修学院是个“非典型”的办学机构,隶属于市科协的定额拨款事业单位,总人数也就十来个人,面向科技人员开展继续教育为主责。随着市场变化冲击,学院业务一度呈现“断崖式”下降,人员年龄结构已明显老化,确实快要出现几乎“揭不开锅”的情况。

物竞天择,时势造化。作为“科技工作者之家”的科协,“三主一家”“四服务一加强”等服务科技人员的功能还有,进修学院继续教育的定位还在,而变化了的只是社会形势需求和运行机制。随着南大、南航等名校的中高层次学历教育和网络培训资源,北大青鸟软件工程师培训先后依托我们这“非典型”的进修学院实施,让一切都有了“转机”:数百人获得南航工程硕士学位,数千人通过南大学历教育,教育系统外唯一的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得到认定……甚至就连时任市领导,也为我们

有效培养“永久”牌本地人才而点赞。

转型带来的阵痛是必然,迷茫、焦虑、彷徨、困顿一度笼罩着大家。进修学院的办学模式,由“坐北朝南”转变为“主动靠前”服务,原来所在单位出资选送人员开展培训的情势逐渐淡出,逐步转变为上级部门引导支持,学员自主安排参加学习。在这一艰难的转型过程中,无论是在编的,还是不在编但在岗的,所有教职工都在潜移默化中历练了巨大的变化……

“非典型”的教学工作极具挑战性,进修学院转型期的招生需求动态性极强,学生沟通服务品质至关重要。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,有位张桂萍老师,中等身材,面庞清秀,短发微卷,态度和蔼,总是戴一副金属边半框眼镜,显得知性文雅。无论学校选择还是专业确定,张老师总是从学生的角度帮着出主意、想办法。对于学生需求信息管理,张老师做到首次咨询认真倾听,主动捕捉并记录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,结合各自职业发展,反复分析研究每名学生的真实需求和在职学习可能遇到的困难,并结合后续跟踪服务不断激发学员的求知欲望,让这些准备在职就读的人员重新感受到老师的亲切关爱。

在同事们的印象中,张老师一直认真工作、低调行事。同事工作中遇到困难,张老师总能主动悄悄地给予关心、帮助分忧。张老师性格是内敛的,笑容是和善的,言语是柔和的,在一众年轻人中,有着慈祥长者般的亲和力,年轻同事在没有外人的场合,总喜欢擅自将“张老师”的称呼改为更亲切的“张嬷嬷”,张老师也乐于接受。

社会培训需求在变化,继续教育形态已调整。40年的市科技人员进修学院较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,原进修学院的教职工们已奔向“五湖四海”。张桂萍老师因病于2019年元月的数九寒天永远离开了我们,细细数来已有1600多天……

又是一年开学季,难忘一段教学缘。

心窗片羽